



白氏文集
四十五
四十六

~ 16
2690
23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序 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
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
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

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
來牽故少暇聞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
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回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
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
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向心所畜
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
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置
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
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
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先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
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
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
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
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
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
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
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
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

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
導人情乃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丘月于時六
義始切矣五官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
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
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
小人則引香艸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
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
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
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

六義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艸
而已噫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
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
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艸以
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
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
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
花艸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
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鮒有感
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

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
餘篇至于貫穿今古觀郎何縷格律盡工盡善又
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
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
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
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於左右僕始生
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
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
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

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
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音而既壯而膚革不豐盈
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匹蔑切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
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
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
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
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
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

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爾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勸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謫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

爲訛謗者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憤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

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迹升清貫出
 交賢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
 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
 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惡女六切
 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震寓者
 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
 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
 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
 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
 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

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
 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
 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
 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
 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連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
 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連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
 及一命窮悴終身近白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
 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
 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

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
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
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
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
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
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
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
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
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
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
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
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
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
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
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墨之可
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

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襍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透以質合適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竝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

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波歸昭國里迭吟適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駭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

號元白往還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
 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日而僕又
 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歎息矣又僕嘗語
 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
 閒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
 削奪之然後繁簡當不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
 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麤為卷第
 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
 何年相見在何地溘苦盍切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
 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

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
 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
 喜與并會并別觀手翰訪敘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
 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死尤
 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
 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
 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
 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憂者輒梗槩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卿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
 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
 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
 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一舍人移官
 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
 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頽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
 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
 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
 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
 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

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
 頃者接確論時走富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
 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
 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
 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
 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郎達切食歲
 有麤食胡切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
 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
 見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嵐杉
 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

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作報章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

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主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二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

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
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
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
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
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
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
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禰味
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
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
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

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
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
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
論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
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
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
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
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
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

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着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

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惓切朱劣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

白集 卷四十五
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
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
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
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
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
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
一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
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
間紅榭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
動彌旬月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

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
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
夜正在艸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
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
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摩念此際整
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
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
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
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
 春榮實如丹夏熟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
 紫綃瓢如羊切又肉瑩白如冰雪漿液其酸如醴酪太
 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
 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
 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終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

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

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

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
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昇厥牛羊乃既於
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
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
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
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
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
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
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

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
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
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
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
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于祿
祿將及于親升聞遠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

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
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
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
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藝齊
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礪
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
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
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
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此以下文
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爲而無不
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
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
風動翠日而頒乎四嶽浹虛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
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太宗
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
而阜富庶之俗爲莽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
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
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清
陽大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

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
 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而和者酌
 仁氣之和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曷能建之於是謀始
 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入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已
 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
 桀驚化而獷古猛切俗淳垂萬祀以據無窮被四表以示
 大同于時兩儀三虛貞明網緝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
 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
 造又曰管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鑄
 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登

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
 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亨毒與元化合其運與
 真宰同其功不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
 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
 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網緝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
 為大人太人淳淳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
 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灑灑唐虞趨盧谷切
 起干木切義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
 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和維大和

中維太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
幹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
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
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
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二以孝保身子之恭
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
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
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

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奔走之將欲商摧敢徵義類在晉虞舜父頑母嚚舜既
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
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
亦不逮於瞽蓋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
形則齋栗祗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
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
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
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
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
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
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
荀息里克不鄭和舉共華賈華叔堅錐實啓禍先大亂
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
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蓋仲尼之志立明
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
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
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
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
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
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
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
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

自集 卷四十一
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
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
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
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
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
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
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
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
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

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毋不可以言孝而引范滂
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
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
彊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
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歿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
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
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勿頸
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

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紆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
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
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
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
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或
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
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
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歿也失君子
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
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諸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君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
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
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
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
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
今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
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温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鏗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克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

年權厝於邽縣下邑里未入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

白集 卷四六
揭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
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委勇切絕汴河運路然後
謀東關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洎
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
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
民得千餘人與李洎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
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
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洎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

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
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
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
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
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若此新寵棧如
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
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

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

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上歸不便遂

